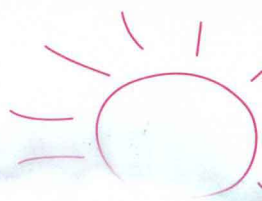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文 化 书 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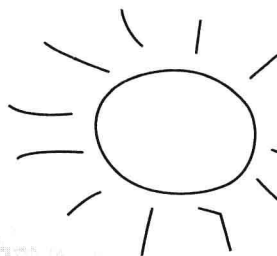
淌在 时间里的 爱

刘川生
主编

TangZai ShiJianLi

De Ai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淌在 时间里的 爱

刘川生
主编

Ta u g Z a i S h i J i a n L i

De A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淌在时间里的爱/刘川生主编. —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 - 7 - 5150 - 0446 - 4

I. ①淌… II. ①刘…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6129 号

书 名 淌在时间里的爱

作 者 刘川生

责任编辑 李 伟

出版发行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6 号 100089)

(010) 68920640 68929037

<http://cbs.nsa.gov.cn>

编 辑 部 (010) 6892880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90 毫米×975 毫米 16 开

印 张 15

字 数 27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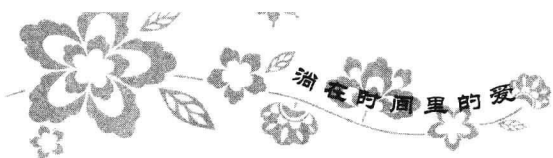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 - 7 - 5150 - 0446 - 4/I · 019

定 价 29.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调换。联系电话: (010) 68929022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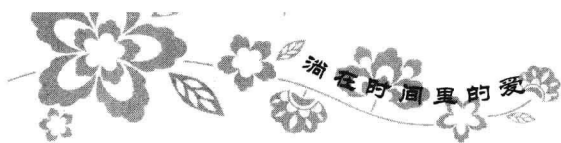
“球迷”张生	1
记得那时阳光灿烂	5
小泥	8
江南好	10
梦里雪儿	12
摆渡的女孩	15
里里的时光海	19
我的“同桌”	22
歌王	26
父亲会跳舞	32
父亲的皮鞋	35
阿妹梳头为哪桩	37



父亲的钢琴	40
苏醒的爱	43
数不清的白发	47
阳台上的人	51
不了情	53
祖母的手	55
我的父亲母亲	60
亲情的距离	63
我的母亲	68
母爱这般	72
红绣鞋	75
爷爷	79
表弟	82
修鞋小贩	85
邻居	88
“串门”的买卖人	90
白宫前的妇女	94
苹果的味道	98
大教无方	101
我这个人	106
秋千	108
我有点禅意了	112
阿敏的数字人生	114



眼镜	116
白露之夜	119
教七大爷	122
“快快儿地慢慢走,不睡”	125
蝶·雪	129
醉逐西施	131
我眼中的苏东坡	136
笑骂由他我自聒	141
愿重逢	145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148
彼岸花	151
大师的品格	154
苦吟诗人陈师道	158
项羽:一代雄杰? 沽名霸王?	162
临事方知一死难	165
定识人间有此人	168
李二先生是汉奸	171
空留高咏满江山	174
游子的眷顾	178
饕餮未必非名士	183
思卿拳拳	187
古之忠义人	191
陶然亭怀古	193



广陵绝	197
最是钟爱杯中物	200
皓首以为期	203
梧桐细雨显清照	207
文丞相祠侧记	209
太白之殇	212
曾见惊鸿照影来	215
青山下的不老神话	219
洛神的叹息	223
相识几米	226



“球迷”张生

蒲建松

我的同学张生是东北人，脑袋特大，头发总是乱蓬蓬的。他为人和善见人总是眯着眼笑。他没有太多的爱好，只对足球情有独钟。

刚上大学那会他喜欢呆在宿舍看书，劝他去玩他总是笑着摇头。终于有一天我们一拥而上把他架到足球场，告诉他“只要不往自己门里踢往哪踢都行。”他百般无奈上阵，一场下来居然奇迹般爱上了足球。从此足球场上每天都有他硕大的脑袋和笨拙的身影，可惜天赋有限，技术始终提高不起来，但对足球的痴迷始终不减。

我们系足球水平不高，每逢比赛总是大败而归，同学们都不愿去看我们被别人蹂躏的惨状。张生不管这些，每场必去“指导”。我们在场内让别人戏弄得死去活来，他在场外活来死去地喊着：“压住



中场，多打边路！”天悯其诚吧，我们居然和一个强队战平。他喜不自禁，拉着我们的手一个劲地说：“怎么样，我说得不错吧？”对于国家足球队他投入的爱是毫无保留甚至是无原则的。每逢电视上有国家队比赛，他总是早早架好电视机，占据最佳位置。他眼睛近视，看电视总是不由自主把脑袋往前凑，硕大的头往往代替比赛场面进入别人的视网膜，招来众人同声斥责。我们说高洪波体力不行他偏说奔跑积极，我们说黎兵回防太慢他偏说助攻有力，我们说施老头不会布阵他却讲外国人敢于创新。谁要说的多了或重了他甚至翻脸：“没踢过球你瞎说什么？有本事你自己去踢！”

好歹中国队有时也是替他争气的，断断续续赢了几场比赛。每逢斯时他总是伸长脖子把大头凑到荧光屏前，目送中国队队员从画面上消失，然后眯着眼意味深长冲我们几个牢骚太盛的家伙一笑，再热忱地拉我们去喝上一瓶啤酒。他虽是东北人，却极不善饮，最多一瓶啤酒的量，嘬上几口就红光满面双眼迷离，嘴里就像含了核桃叽叽咕咕半天，从马拉多纳到施拉普纳，从意大利联赛到英格兰足总杯，从谢育新、吴群立到高洪波、赵发庆……保留节目总是他的那位女性球友。一年前他从足球杂志上抄下别人的地址，从此鸿雁不断，看他那德性我们都估计书信的内容绝非仅是足球了——据说那女孩把玉照都寄来了，但张生从不肯给我们看。那天中国队在伊尔比德痛宰约旦以后，张生又发出邀请。天太晚了我们在没有兴致，他猛一甩大头狠狠心：“我给你们看张照片。”一听这话我们动心了。那晚月朗星稀，借着月光我们终于一睹那位女士的芳容——真不敢恭维，大伙一边大嚼花生豆一边含含



糊糊乱点头：“不错，不错。”他非常得意，破天荒要喝上两瓶，结果连五脏六腑都快吐出来了。

多灾多难的中国足球队也总是不争气，莫名其妙又输给了也门。那天电视不直播我们都躺在床上听收音机，边听边抱怨，张生还在不停地为他们开托，但中国队毕竟输了，张生下铺的小马骂了一句：“什么玩意，还国家队，臭大粪似的。”张生不愿意了，从床上跳下来掀了小马被子：“你闭嘴行不行，有本事你去踢。”俩人就要动手。我们去劝，张生气更大了，连我们一块骂：“你们这群势利眼，墙头草，只会随风倒，赢了就捧，输了就骂，等中国队赢了伊拉克看你们怎么说！”我只记得他那天神色无比狰狞，乱蓬蓬的头发在日光灯下泛着可怖的青光。但中国队又败给了伊拉克，由于前天的不愉快，整场比赛大家都哑了。上了床，谁也不说话，谁也睡不着，屋子里闷闷的。“其实中国队还有希望，只要也门……”张生一个人躺在角落里嘀咕了一句，见没人理也就不吭气了。

那段时间我们和张生开始疏远了，大家都是汉子有个面子问题。日子一天天过去，他每天除了睡觉就不大在寝室里呆，我发现他一天天瘦下去，脑袋愈显得大，头发像禽类的巢，见人也不笑了。

成都，也门终于没有打败伊拉克，中国队铁定出线无望了。张生自打成都赛区比赛开始就不在寝室里看比赛，但中伊之战那天在比赛就快开始的时候他却像大头鬼一样悠进寝室，不吭一声一个人搬了凳子坐在后面。我们也没理会他，只稍稍挪了下凳子给他让出条缝。有中国队的比赛观众不抱怨是奇怪的，没一会小马他们就忍



不住骂了：“笨驴连个球……”迅即又醒悟忙停下来。张生瞪大眼睛注视着电视，像什么也没听见。这场球中国队赢得没劲，我们看得也没劲，不能酣畅淋漓。比赛一完大家没话可说只是收拾电视和桌椅。张生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就出去了。

半夜时分，我们在以前常喝酒的地方找到了他。他非常狼狈地趴在地上，两个酒瓶胡乱弃在一边，还有一张扯烂的照片。风一吹，照片的碎屑像蝴蝶一样飞了起来……



记得那时阳光灿烂

能向群

“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毕业总是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一想起在师大度过的研究生时代，笼上我心头的就是一片明亮的暖色，四面阳光灿烂。

说来有趣，我们这一级考进中文系出版专业的五个人，竟然全是女生，于是便有了“五朵金花”的雅称。五朵金花除了老大张青青结婚有了自己的小窝，其余四个便住进了同一宿舍。

青青是我们的老大，也是我们暗暗羡慕的对象，不仅自己长得雍容华贵，而且还有个英俊多情又多金的老公，在我们看来，这大概算是幸福的女人了。于是我们就经常听她讲幸福女人的故事，有时还要到她家里去蹭饭，让我们也感受一下幸福生活的滋味；阿东是那种对什么都很容易痴迷的人，比如看小说，比如玩游戏，比如吃冰淇淋，她是不尽兴绝不罢休，就像一个贪玩的孩子。但她又是



绝顶聪明的，玩和学两不耽误。每次租上十本小说回来，一夜磕完，也的确需要点本事；燕子身材窈窕，手儿小小，平时总是文文静静，南方女孩特有的细致和精致她都具备，但湖北人的辣性子她也一样不少，所以千万别惹火了她的，呵呵；陈小四是我们中年龄最小的，可她的官却是最大的，属于系里的领导层，于是我们也借此裙带关系得了些小“好处”，比如我们改成人考试的试卷可以多改一些，也就可以多赚点生活费；至于我，被大家冠名为“老实人”、“能铁人”，可见有点憨憨的。

两个北方女孩、两个南方女孩；两个胖胖的女孩、两个瘦瘦的女孩；两个笨嘴拙舌的女孩、两个伶牙俐齿的女孩，专业背景不同，个性脾气不同，却因为挤在一个小屋里发展出了共同的“爱好”：看言情小说、打升级、看电影。我们白天忙着学习，晚上一回宿舍就笑声不断，记得有天晚上我最后一个回到宿舍，屋内一片漆黑寂静。突然，我听到不知哪里传来很低的类似呼噜的声音，似有似无，我见其他人都没什么反应，以为自己听错了，可那低低的呼噜声继续传来，我实在忍不住就问她们：“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有人答曰：“没。”可我还是听见了那个诡秘的声音，我开始害怕起来：我是不是得了幻听？还是我被什么鬼魅附身？正在我心惊肉跳之际，突然有人“扑哧”一声乐了，原来那是一个会打呼噜的玩具小熊。我一下恍然：她们早就密谋好整蛊我的，我果然入套。

哎哎，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想起在师大的往事来，学习和打工之艰苦都忘得一干二净，记忆里闪光的竟然都是这些轻松快乐的事情。

说起好笑的事，研究生时代两次集体出访清华的“外交事件”



不能不提，因为这对我们其中一朵金花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生第一年的圣诞节，我们应陈小四的一个清华大哥之邀，第一次出访清华。我们会见的是一群即将毕业的研究生，他们对我们的到来接待热情，款待有礼。平安夜晚上尽兴归来，还把床铺让出来给我们睡，这帮精英们则聚在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看《香帅楚留香》。虽然这次“联谊活动”事后波澜不惊，但对清华男士还是有了非常好的印象，也就为第二次访问埋下了伏笔。

在那个白色圣诞之后的夏天，我们又全体去了次清华，这次会见的是和我们同年级的男生。舞会上，我正端坐在那里，他们宿舍最高的一位东北男生跑到我面前把手冲我伸出来，说“请”。那姿势显示是要请我跳舞，我心里一边嘀咕：“他不是不会跳舞吗？”一边站了起来，没想到他老人家在我站起来之后一屁股坐在了我刚离开的座位上——人家的意思是请我站起来，而不是请我跳舞，回去对其他几朵金花说起，顿时哄堂大笑，我则哭笑不得。可就是这位爱开玩笑的先生，后来以“讨教增肥技巧”为第一封“情书”，偷走了我们陈阿东的芳心，如今二人已结连理，成百年之好，真是可喜可贺。

如今五朵金花，青青去了美国，并有了一个漂亮儿子；燕子、阿东和我都已嫁人，正为出国、房子、孩子之类的事情闹心；还有我们的陈小四，一直舍不得把自己嫁掉。辛苦奔波的生活中，我们却会时常打电话，聚会，相互之间的沟通 and 理解甚至比上学时更好。相信我们无论天涯海角，都心心相通，都忘不了那段在师大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小泥

滴水

再次见到小泥是在放假回家的时候。在一辆公共汽车上，我俩都站着，我看见了，她却没看见我。她依旧是老样子：瘦弱文静，只是脸上漠然无色，缺少少女特有的朝气，两条腿细得让人担心，原本不肥大的裤筒显得格外空虚。

车不久就到站了，

她先下了车，我紧跟上去，习惯地叫了声“泥”（我从小就这么叫她）。她漠然地回过头，惨淡地一笑，伸出一只手，道：“祝贺你考上大学！”我没有去握她的手，只说了声“泥，你……”便哽住了：那全然不是我所熟悉的手，而是一只变得粗糙的手。她一句话也没说，低头往前走了。我们并肩走在回乡的路上，深秋的残阳将我们的身影拖得像那逝去的梦想一样，很长，很长……

初三那年，她学习十分刻苦，各门功课都很好。中考很顺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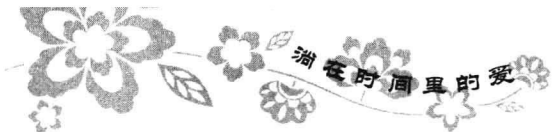
通过，考上了县重点高中。在老家，女孩念完初中就算很不错的了，更何况家里很穷呢？但她爸、妈还是省吃俭用，攒足了学费送她去念书。在车站等车时，她妈妈深情地望着她，好像要把她永远地留在记忆里：“泥儿，你弟还小，你爸身体又不好，这个家以后全靠你了。”说着便流下了眼泪。泥天真地以为妈是舍不得她一个人离家去念书，安慰道：“妈，你放心吧，泥儿一定争气，一定念好书。”

小泥并没有违背她的诺言。第一学期期中考试，各门功课都是优。

可是命运多舛，不幸的一天终于降临了。那一天她照常在寝室里温习功课。“孙泥，电报。”随着喊声传达室的老师推门进来了，泥当时一愣：电报？家里会出什么事呢？匆忙地打开，泥的脸刷就变白了，泥雕木塑一般，电报像一只断翅的鸟跌落在地，被风吹得飘了起来，就像猝然撒手人世的母亲一样，离她愈来愈远，愈来愈远……就这样，泥无奈地离开了她深爱的校园。

辍学后泥白天在外打工，晚上在家操持家务，照顾幼小的弟弟，体弱的父亲。病魔过早地剥夺了她的母爱，贫穷又剥夺了她念书的权利。命运对泥真是太不公了。

我无言，她也无言。天边那最后一抹霞光也隐入西山，泥孤弱的身影渐渐地融入暮霭之中……



江南好

尼 克

江南是隔壁宿舍的一位苏州女孩，身姿窈窕，面容清丽，令人想起江南水乡种种关于雨、小桥、流水、西湖以及长江帆影的画面。但是，我从来没有和她打过交道，所以不晓得她是否知道自己有这样的风致。当然了，从江南来的人比不曾到过的人更知道真实的江南。她的美丽和她的美丽带给人的想象力使她成为年级里第一个公开落入情网的女孩子。她那形影不离而又忠心耿耿的男友是体育系一个体格健美、帅且棒的男生。

从女子敏锐的眼光看来，那男生不及她的风情——那是一种内在的东西幻化成的，看不清，摸不到，俗称“气质”。毕业前夕，众人面临了一个凄凄惶惶、劳燕分飞的时节。有道是：“夫妻本是同林鸟，雨打枝头各自栖”，何况没有任何物质基础的学生男女呢？纵然是痴情男女，金童玉女，面对社会的一张大口，你不跳也得跳。据说，那体育系的男生将只身去深圳谋求发展。他发誓要在南方淘一